皇明通紀集要

卷四十
之四十二

中央研究院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

太學臣江

桐城張伯行正誼堂藏書

北京圖書館藏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福王之國、

羣臣請福王之國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闈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先是向高既入場、郎有二尉闌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

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爲常

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密均二甲而州部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後漫無定銜使排卷貴郎得上下其手避五避十取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委屬無謂宜準禮闈試法糊名易書以一定後先爲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少矣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曾楚卿等二十三人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瑋各上疏乞歸

兵部請福王之國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冊封誰爲幹理吏部推孫愼行等請亟　賜點用

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

今已春暮明春行閣臣葉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爲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至如田土則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强爲使地方擾動　王亦何能安享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恒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

五月戶科商周祚諫言日者外廷所傳宮闈近侍必不當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惻六月諭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於明春必不再遲礦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前例可比卿爲重臣不得過爲疑忌七月武人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相莊上軟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爲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渎貴妃福王閣臣葉向高具密揭

恭慰　聖懷、云臣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係京城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俱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是反墮其計中也、　上先覽日乾疏大怒、衙徨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向高揭默然、齊容將揭疏櫝藏之、向高復密奏逆今福王之國、　上納之、尋以他事下日乾於理、

見向高揭默然齊容

山東淮南大水、

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

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煩多、大僚相繼引去、

閣臣請　嚴旨諭禁、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着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

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

吏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所誣奏也

方從哲吳道南爲大學士

十一月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於午門外淩辱御史某御史田奏聞不報

皇太后失豫上日夜恭進藥餌虔禱上蒼願以身代

皇太子妃郭氏薨

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回奏云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數使　王之令德既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

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加也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

是年　圖其壻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而　益墾南關曠土圖窺併糾西虜宰

煖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遠告急徵薊兵五千赴

援而　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

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緊龍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關

近開二釁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堅拒不與

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女卜酋遜謝

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寔匿伊逋壻其一金台失有

女爲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目頃金酋故殺那

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

矢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怒　賄結請釋二憾

無養癰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

潛盟給以火器　計縻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遣

于骨里愬不背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爲信

并上書訟北關匿婿狀濤以爲然遣官藉大成往申

諭　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

寧或　京師譯巴卜海乃　親子妾眞奇生親巴

卜太弟也謹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匿　壻卜台吉

勑發完聚當永紓遠患時濤甚　修其功未幾　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遠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折入　東方憂滋大已竟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　罔已易志矣薛三才請募兵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參將曹文煥分統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項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　意不在婿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逢注意之兩事强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褻前遣通官人　慢語　以部夷狐衣充賞輕

怒酋意不在婚與女

我已甚長子　洪巴免　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安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　巢以壯聲援便報可　又撤兵以五百騎詣撫順愬負婚明無他意時北關爲西虜掠擄芻糧殆盡部落苦饑投　甚衆即金酋從兄亦往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詭詐莫測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

皇太后崩

二月初九日皇太后午時崩逝、
聖諭內閣朕每視藥侍饋、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聖體萬安發旨擬行間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來看欽此、
十二日、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慈寧宮門外哭臨、

釋放楚宗人幽禁

內閣擬進聖母遺命赦稿并請釋放楚宗人幽禁從之、
上聖母尊謚曰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閣臣催請點候補科道、
三月吏部具題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福王之國河南

福王之國河南、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賚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爲困苦即地方向有商舶往來今已寥落前蒙聖恩減去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

稅額廣東獨至十八萬

偏重況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
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四月福建稅監高寀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巳署毆之復拘執按察司官
五月十五日潞王翊鏐薨後謚曰簡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
迺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
貳寥寥數員恐分遣人于典制有虧伏乞盡點會

推諸臣以補乏缺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
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
十五日辰時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
着該部查優厚例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
詳議來行特諭欽此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口大雨傾注　皇上跪禱
雨止方行俄雨少微　皇上　太子送之承天門外
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蹌踉四散次
日日晡纔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天雨

孝定皇太后

葉向高乞休得請

星散梓宮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幾委諸外朝、兵部撥昌平軍助之、四日至陵、

閣臣葉向高感觸　聖孝　上乞休第四十五疏、

山陵　奠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起廢、一點科道、一邊餉、一罷稅、

是年　益勾西虜圖北關、而煖兎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煖兎子締緡、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

狙詐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爲名、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濤、終謂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覬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

富殖遼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逋婿、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　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　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以質子爲　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救者、已而

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涖任、薊門援兵至

者道相望　聞震恐遂遵諭定界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敢越種七月部夷盜鬻陽馬即戮碑下示恭敬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多慾好名類此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掊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爲風癲提牢官王之宋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大監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　駕幸慈寧宮不傳鹵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坐身俯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敷武　上練冠練袍　聖容睟穆　皇太子冠冕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即宣諭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

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釁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 聖怒徹于色連呼緹綺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拏下彼承 旨者見上震怒羣簇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上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怒稍夷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 上悅閣臣因請東宮出講 上諭稍待禪後因令羣臣出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侍於內廷事遂寢於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於外

五月命相 皇太子妃墳地及東宮生母 皇貴妃

墳、

縱釋馬三道等、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侍郎張問達俸、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

屬夷虎墩兎憨犯廣寧錦義、

奪虜分寇延綏孤山、副總兵全軍覆沒、

京師地震、

北關白酋以老女婚暖兎子、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與暖兎合而遼不支、今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强援於暖、適爲中國利、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關陰約暖兎從南關入、亡可待、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武臣凌應登毆御史凌漢冲於朝、有旨會勘、禮科余懋孳、御史李養志各以參應登罰俸、御史翟鳳翔亦以論應登謫外、

二月、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發除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

有差、

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五月、江西大水、

六月、時　上於萬幾槩置不理、而嚴於御內、莫敢有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寮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寢閣皆出自　上意、方從哲能以循默苟容、獨當　上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莫之問、中外惟以叢脞相尚、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

寢閣皆出自上意

起居注之職、向有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便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遂廢、有以日後史事爲言、從哲云、異日纂修史官自弔、各部本章閱之、內府藏藉甚多、自焦竑遭謫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繙閱、而書皆爲吏役竊去、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番者、從哲蹙額曰、此又多事、

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　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叅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效、

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諸臣四十四人、勅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纍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邊臣許之、仍議帶補前經革去七年市賞、約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竊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恣大羊之求、塡谿壑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子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變局也、

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淹繫、次亾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政以召天和、

五月　冊封各藩

六月、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

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隆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廉等、慶賀　聖壽至京、

宣府天鳴地震、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釀亂、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參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葢爲三縣田糧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閽辨訴耳、夫田糧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糧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宜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初分、正應釐革于今日、豈

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晰彊界之分明乎爲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衆譁然嘵嘵迫挾則當急懲也、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倒懸各官請賑、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鬬、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洊加懇乞軫恤改折以撫窮軍、

十月　命閩渭王封代藩世子先是閩渭生于隆慶五年閩浹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因代王溺愛閩浹謀黜閩渭揑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孤藩時世子年已九歲、　賜名常塄、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叅將郭珍選李家俗守備魏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政事日壅而批發益遲事體重大者皇上既以爲重而慎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臣等懇祈迫切者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而皇上且以爲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爲市恩沽名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請皇上深思而熟計之

礦賊高二集聚千人流刼靈寶縣獄虜石知縣郝之已追獲伏法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撫順城陷

四月　　祥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

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脅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　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啊喝粉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飈動京師震動

特起廢將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

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御往經略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也

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陽請救廷議懇發帑金奏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諜稱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首子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

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虜儆薊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

閏四月　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謀最秘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逮治遼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　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沖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尅

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并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罔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

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

偵報　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

不免朝鮮已諾秦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 締姻 命借太工馬價各五千萬兩濟遼餉頃之西虜乃蠻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 賜死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子立祠名旌忠

時 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墻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遥見叛人李永芳招降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叅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劒一并 諭飭諸邊經略聞儆單騎赴河東靉陽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叅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

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

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

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蠻尋受款虜漸解散、

二十五日、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

東方白氣長竟天

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兎憨輩、且旦夕勦夷受賞、艷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特旨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

白虹貫日

是月海州遥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墮城上、

己未 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征調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于　以父鶴年在　也

四路出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賓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畢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慰厲東征將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入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

會試以吏部侍郎史繼階禮部侍郎韓爌充主考官取莊際昌等三百餘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

身有差、

時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洗補字、科臣楊漣疏曰、以狀元而別字、必三百進士皆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可一時諱其直言、

考選庶吉士倪啓祚等、二十三人、

皇太子才人王氏薨、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收孫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賞永澄、麻岩、炊之、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聚於東方、松番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

拿知指以經略令箭撤回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兎、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

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皆謂李如柏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謬巧、

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季藩鎮之漸、上竟遣如楨往撤如柏候勘

諭經略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

時宰煖諸酋、並甘賄、煖兎方沿河駐牧、

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所聯船、陰圖金酋寨頂之、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男貴英把兎陣歿來告、

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奬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攻寬奠鎮江路、并勑北關連屯關原、俟犯開鐵、即襲老寨無爲所紿、從之、

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

嚴陣十將士

御史楊鶴因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 縱掠鉄嶺柴河撫安等堡

宣武門外衢閭至東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尤甚 協理戒政尚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殁人人自危

虎墩兎憨擁衆數萬臨廣寧邊旋去

宣鎮營兵鼓譟不赴調 詔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二十九日 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躙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

如酋深入撫順

新推胥後命

戶科李奇珍論李如柏先納 弟 女爲 妾生第三子彼中有女婿作鎮宋遼東落詐手之誼

漳州民李新自稱弘武老聚黨流刼

朝鮮咨報 移書聲嚇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

指中國爲南朝

指 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 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煖新盟是以孤城立下

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聚

廷弼單騎就道

圍鎮西堡、瀋鐵奔潰、上乃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上賜劒令刻期從事、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銓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

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勑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聯屬、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欵令郡邑捐助、有識哂之、

七月、粘花攻尅十方寺堡、聲窺鐵嶺、

水西安疆臣、以女妻安效良、效良愛故妻活菩薩、與疆臣生隙、陰搆烏撒土婦龍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討甲、帶水西烏撒阿地阿榜兵、追效良夫婦、殺虜殊慘、

上允省稅、暫充遼餉

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有旨留用、

遣姚宗文閱遼

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

二十五日、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既尅、瀋鐵逃竄一空、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瞻落開原一帶、堅城

應時立破、

經略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劾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靉陽、南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陣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稗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稗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濩壞、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靉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

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

上度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逮治楊鎬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 陷鐵嶺引兵爭鬬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爲首功經略熊廷弼亦摘如楨十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掴載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

計擣遼楊盡殘朝鮮降卒防內變

二十一日 佯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

給事姚宗文奏 命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 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墨兎憨會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泰遣諜虜營并授畫副總兵姜弼傳諭腦毛大及憨同仇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縻其意科臣并請爲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即南關裔時隸廣寧爲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示四夷

熊廷弼疏還守遼陽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

予總督汪可受回籍、

經略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遏其深入、

巡撫周永春以挾宰賽爲質、且連煖兎諸營持諭帖激粉花虎懸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決策守遼陽

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爲甚、經略特斬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諜稱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饑、經略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烏撒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二萬五千、越境至樂農、殺安效良、沾菩薩、遂薄霑益州城、土舍安遠領家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官方策僅以身免、

十一月、擁衆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默運窖粟、

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

司天失占、

固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彌天王天眞混元年、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釋御史劉光復爲民、

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爲民、

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也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一百里如何能濟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已而竟寂然、

四月初六日、大行皇后崩、

經略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敢深入佯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敝、釋宰賽、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詐傳無狀、

五月召見輔臣方從哲于臥榻諭以枚卜已有票
旨東事在克大察科道稍俟間即簡發
御史倪應春疏曰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從哲忽蒙
召見當是時不召勛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
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者豈非以股肱心膂惟此一
个臣乎意輔臣仰對天顏凡可積誠以感動之者無
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
枚卜銓印大察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有識者益
不勝杞憂焉總　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揣摩倉
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觀而失之千里　宮門
隔若九閽豈不虛此良遇哉
六月十二日
孫撫順關萬騎孫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
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內金三十萬兩
關陝永保援兵踵道嚴檄招撫
兵部疏爲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　大
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爲可慮着各總兵官督率將士
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誤軍
機的據法處治

七月初九日、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禮因朝見朕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我心未嘗頃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諭附葬妃墳之側極爲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

十四日 聖諭禮部謚中宮皇后、

丙申、上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游入見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謨以用人請上俞允之、上問遼事云何嘉善曰臣當裁力料理即日蕩平無煩 聖慮、上頷之諸臣叩首而出即日 帝崩、

疾大漸

遺詔皇太子嗣皇帝位、

礦稅盡行停止

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撥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

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傳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解赴九邊着彼處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

又傳 皇太子令旨遵 父皇遺言着封皇貴妃鄭氏爲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禮部以爲無例奏乞寢之

皇明通紀集要四十卷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一

太學臣江旭奇訂

光宗貞皇帝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八月朔 皇太子即位

西酋來貢西酋卜石兎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奏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餉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謂士風方競于賄不以教化隄防之則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

周師旦請罷餉例生員歲貢二款

復王昺駙馬都尉

國體其所決裂者大矣復王昺駙馬都尉臣方從哲請也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革職爲民至是始復

三日戊申南直隸巡按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甦民困

起陞汪應蛟董從儒

起陞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吏部奏起廢官奉詔書內欵也登極詔內一欵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

起陞鄒元標劉光復

起陞鄒元標大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正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寺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防遼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奏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引蟊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

周朝瑞調叶狂

六日辛亥科臣周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周朝瑞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輟如何擅行瀆奏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

相臣宜內外兼用

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朝瑞這
厮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皇考妣梓宮在殯
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
遵照舊規行
御史張潑奏言相臣宜內外兼用謂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乃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接
引多出于知己沿習舊規牢不可破然本朝相業彪
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起家何不專在詞林
林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毅
愍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
嘗單用詞林之爲拘拘也又謂翰林一路淡薄直至
進步黃扉始爲羶路功名一自到手便自有懲無勸
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偶有意氣妻子奪之
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又謂方從哲獨相七年人
言頗多臣方以枚卜致望姑不細舉乞 陛下面諭
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
于中外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林並推又謂
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蓋一人之聰
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有偏主其間如
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何益哉又謂小之之

術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誤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不然此日之推敲不精臨於幹局無濟亦何取于兼用哉

請冊立東宮

吏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於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定朝儀

七日壬子定朝儀

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

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天子職在論相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疏言枚卜推舉謂天子之職在于論相相道得而天下理　國朝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非老夫耄焉寄稀露于草頭則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画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輙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宜在在搜羅明明啟奏務求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强弱虛實共呈已試之効庶無覆餗之患矣

袁應泰巡撫遼東

九日甲寅以袁應泰巡撫遼東起太常少卿陳紹

上不豫

鄭宗周被降

獻治安策三字

十日乙卯、上不豫、御史鄭宗周奏言救時切務、一曰充仁義、謂宜復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疏入被降、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栢、鄭之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以破私交、以絕賄賂、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者、則係于擇相、

李如珪奏陳五事

戶部李如珪奏陳五事、曰保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黃彥士奏要務十條

十二日丁巳、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眞才、十三日戊午、御史黃彥士、奏陳要務、列爲十條、一曰隆孝思、一曰攝聖躬、一曰備輔導、一曰勤政事、一曰通言路、一曰起廢弁、一曰振吏治、一曰謹閹寺、一曰嚴武備、一曰固邊防、

詔肅朝儀

詔肅朝儀、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

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

史永安陳交濟之道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謂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一嚴章奏之體、夫詞尚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乎、惟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如舉劾一人、無滋射覆、明白正大、俾萬機之下、一覽無餘、則聽者樂聽矣、一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涉之爲支、强而聒之爲躁、不當言則旣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大抵言期于利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是、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人君尊如天、明如日、喜則和風淑雨、怒則震霆迅雷、形之章奏、欲言者十不得其七、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是陛下之威宜霽也、昔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于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爲可采之葑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可聽、置其所不可聽、是兼收之益宜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奉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

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 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煩勞、明年先關講學、冊立吉期、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行、臣捧誦之餘、不勝驚惶、考 祖宗冊立之期、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者、前次奉 旨、已明以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赫赫王言、豈可反汗、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遺詔不可不遵、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刻期舉行、則 國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於外、恐又增一番奏擾也、

議尊謚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鮸、

充鮸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奏錮繫高牆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鬢如霜幽囚哀怨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痛切海內稱快

詔諭禮部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

十七日壬戌、黜用閣臣、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黜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諭內閣、會推諸臣已黜用了、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知、

思舊輔葉向高

十八日癸亥、禮科給事楊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我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不凜於日星、年來防衛廢弛、使　皇城之內、殿廷之前、游閒無賴、蜂擁喧雜、豈成法紀、近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嚴加整飭、法在必行、一曰遵　祖宗遺制、凡機密要務、當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特傳　旨判可否而已、先朝平臺召對、不徒輔臣、即各部尚書、亦嘗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荅、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蠹、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矣、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邇

楊漣奏禮制四事

宛如家人父子

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舉世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以 先帝寬仁慈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悖悖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伏乞勅下部院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古來文章有體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昔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爲萬世章奏之式今對章門無顧忌言一事而

此言萬世章奏之式

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庶舉次有章勸懲不爽矣

十九日甲子禮部署部事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上依擬命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上諭禮部議上 皇妣孝端皇后徽美鴻稱

上諭禮部議上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徽稱并
遷祔禮儀引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
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故事

部臣臺臣上書元輔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請調護　聖躬
冊立東宮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書云閣下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
不妨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
於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宮闈之隱蠹
以負　先帝之託更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槩歎養
癰儻閣下謂鋪張過當務爲老成鎮靜之說則靖倪
監口難防恐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
兩端晏然一出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
臣義士有膽願閣下熟思之也職官卑言輕妄爲閣
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旦晚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
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宮妬潛消此桑榆
之收諒閣下決無吝爲矣
御史鄭宗周揭稱欲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醫
爲第一義欲安　皇長子則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
宮爲一義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廷有人有所忌而

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機也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謂民之剝也貲官爲甚所以用貲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朝廷不自取而假手於貲官此與自取何異伏乞一切事例悉爲停止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開竇也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稽其候夫稱貸而益徵無克剝以求償得乎伏乞 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民生不促將帥得人矣

二十二日丁卯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萬安奏言昔人治病以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

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於荳箕菱桿比渡江後竈戶之搶食稻饑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於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十而

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於罷市、小民垂槖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然習情無改於奇婬、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實則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事而寧私家、葢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顧瞻閭左、民窮財盡、尤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以足食者足民、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臣部、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作賊、誰謂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也、

理財二字君相決當猛省

定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東昌、平陽、已而惠桂二府改於荆州衡州、

禮部奉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旨傳諭、着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上又諭選侍李氏、侍朕勤勞、撫皇長子如親生、厥功

諭選侍李氏封爲皇

貴妃

懋焉、着封爲皇貴妃、合行事宜、作速具奏、

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

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

二十四日己巳、御史王遠宜奏、治平第一要務、謂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綜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郡邑俱有正賦、若苛罰侵擾、是小民脂膏、秪爲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當重按其罪、

戶部奏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閘間、專理運事、

楊漣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科臣楊漣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謂士庶偶有疾病、親友覓醫無効、則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何況臣子之於君父哉、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語、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聖安、并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得食用藥者之肉、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頃蒙召見大臣、親聞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諸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醫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煩費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日至此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籍口以益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文昇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皇上奈何置賊臣於肘腋間哉懇發司禮究問處分并請　皇上沉心靜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　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養天性之眞和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

保定之矣又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　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夫禮上尊稱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則於　本生皇后有礙貴妃試思　聖母配天育君辛苦劬勞垂四十春秋止崇尚此皇后二字　貴妃今日奉　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養性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於有終也

二十五日庚午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疾大漸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

爆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如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李選侍、且諭速封、孫如游奏曰、聖諭、臣等自當仰體、但前奉聖諭、上二后徽稱、并郭元妃王才人封謚、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厥功之懋、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諸臣叩頭退、

萬崇德請截漕糧以濟遼

邊餉御史萬崇德奏請截漕糧二十萬石以濟遼、并請造船以運餉、

二十七日壬申、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左光斗請截漕救荒發帑救寒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兩、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御史左光斗、奏遼東荒旱、請截漕二十萬石、以爲救荒第一着、請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爲救寒第一着、

給事中李如珪奏冊封　選侍當在四大禮之後、追　於互溝、防邊

上再召方從哲等十三員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

卿等輔佐爲堯舜

李可灼進藥

是日李可灼進藥、

九月乙亥朔帝崩遺詔皇長子嗣皇帝位、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着該部從優厚議合行喪禮相擇山陵并停止皇極門殿暨翊坤等處工程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於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艮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乾清宮外至文華殿先叩慰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於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盧謙奏正士習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謂師長之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奏請傳　諭選侍李氏移駐後殿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骸之隔且殿下年齒漸茂婚禮未成蛾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

左光斗請正名位

御史左光斗奏請宮禁正名位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

三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

王安舜奏李可灼進紅丸罪狀

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
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以堂堂　聖體、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
言金丹、此膽更不見有人矣、且倡爲妖言、精知子平
五星、天壽莫逃、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術惑人之
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　殿下頒以賞
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
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奉　令旨李可
灼於　先帝病革之時、其本進藥不効殊失敬慎、但

熹宗周請下崔文昇法司嚴鞫

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請下崔文昇法司嚴鞫言崔文昇包
藏禍心、用藥不慎、致　大行皇帝、履位匝月、一旦崩
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
今文昇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
爲　殿下危之、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
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瘁、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
專管醫藥、全未奏効、其進學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
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楊漣請勅李選侍立刻移宮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禮儀種種舛錯願二三大臣加意引張居正爲喻并論李可灼之罪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御批移宮待擇日即行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奏請傳勅李選侍立刻移宮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竊疑之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今奉有移宮明旨若復擇吉躭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孰能平之前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先帝聖鑒隨即遣去而病體所

以沉痼醫藥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狥怙寵之宮人無禮於君之徒 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

李選侍移居仁壽殿

李選侍移居仁壽殿

改元泰昌

改元泰昌先是羣臣會議禮科李如珪奏言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豈可使年號之不存臣謂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 殿下紀元今年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稱泰昌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礙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御史張潑揭曰 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爲泰昌不忘 皇祖也今 上九月登極以明年爲天啓不幾忘 先帝乎當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爲天啓在 先帝不忍忘 皇祖在今 上亦不忍忘 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之議方起明年天啓已難反汗今年萬曆遂無泰昌嘔吟思

慕寄之何所 先帝即位二日權稅盡罷帑金大發大僚既充耳目亦備若紀元事而紀年世遠言湮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爲泰昌以明年正月爲天啓畢竟於 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於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棄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崩於義不忍恐臣子愛君不敢爲今 上作此過舉也○御史黃士彥議曰 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爲共主明矣而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宴駕踰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爲泰昌則九月可改爲天啓矣或以失紀泰昌年號則 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 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其宗 皇帝於其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爲其元年所行其事其政其日崩未及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或以孝子尊親爲疑夫人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其窮亦人子無可奈何者或以事不經見不妨通其權爲解夫權所以濟變也非於理不通而强爲者也今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於事無所闕正宜以常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於道乎之爲是乎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

一日改元泰昌臣竊以爲非是○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矣天啓之明年以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於是追思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竊以爲非理也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其親則削之是陷皇上於不孝也即不忍於祖而忍於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

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得之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之宗無如朱紫陽則存萬曆而并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嗟乎是古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持之力耳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一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二　　太學臣江旭奇訂

皇長子即位

九月六日庚辰、皇長子即位、

七日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奏言內官李進忠等輾轉相攀、株連無已、科道所指數人外宜令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實、徐爲議處、庶人心不至惶惑、

惠世揚蔡方從哲十罪三可殺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參輔臣方從哲十罪、三可殺、言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

綸、罪四、縱子殺人、滅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鬻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於堯舜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不忍爲者乎、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臣子執爭、從哲兩可其間、非先帝英斷、明視輟止、階之爲禍、何可忍言、是從哲狗平日之交連、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以因緣近幸之故、欲抗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貴妃、又欲占住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劑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弒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保身、一曰定志、一曰講學、一曰勤政、一曰納諫、一曰謹微求

倪應春獻治安策

重臣不可無

歸重閣臣之主持、謂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然非權何以稱重乎、願皇上予之以權、綸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猗歟休哉、

十日甲申、御史聶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宜以 先帝爲法、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請經筵早舉、大婚早定、近侍得人、并論方從哲等近事多舛、當速爲救改、

方從哲乞致仕不允

十二日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致仕、 上溫答不允辭、

御史顧慥奏遼左時事言 發難以來、假令戰守早決、未必滋蔓難圖、始則諱言於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於戰、遂以守爲定局、竊謂援遼之計、決於守而成於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經臣出關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和、未聞我兵以一矢相加、遺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 先帝激勸之秋、豈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

盂音戕盂罍又鉢也

制閫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匹、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於部院、此何等舉動、不亦羞　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之辜、而尚哆口遼城之無恙、檄諸邊以禦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墻之內矣、況大師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此

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爲勞、而以乞身告病爲托、非經臣之所以爲　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必無弛擔之理也、奉　聖旨、　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爲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調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入撫順大掠而去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奏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申廷謨奏請賜民租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謨奏請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御史鄭宗周再論崔文昇當　勅下法司明正典刑并論方從哲票着司禮監查明奏處者何心

方從哲再疏乞休不允

大學士方從哲再疏乞休　上仍溫答不允

馮三元奏論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

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奏論經畧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

經畧熊廷弼奏乞罷斥勘問因辨無謀之罪職願乘欺君之罪職不敢承、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論經畧熊廷弼謂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今臣爲廷弼者有二策廣收羣策勉圖後功誓當報國以報君父是一策也繳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是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病遺之　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博採羣謀悉心斟酌若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於商量停當而遼陽已了當矣、

科臣楊漣奏報夷情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　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存亡旦夕莫必乞　簡智勇大將策應山海關一壯遼左聲援一爲　神京捍蔽仍乞　勑下吏部速擬經畧一二人左右司馬一人共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并叅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誤封疆誤　宗社之罪奉聖旨遼警甚急這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郎會議具奏兵科楊漣奏劾本兵黃嘉善八大罪

曹珍請殺魏忠賢奸黨陰謀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疏請宛醫藥奸黨陰謀言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今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　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奸謀一日不破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斷不得以含糊結局也

河清

二十一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日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睹

張脩德糾熊廷弼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奏糾經略熊廷弼一聽劾御史不三月而授之經略是何等尊崇夫下勦兵良將任其調取國家正賦加派任其浪費是何等委任乃無何而村落搶矣屯保破矣虜曾一入而殺掠不相當矣又未幾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復凌人之氣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

經略熊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遼之功并請 勑馮三元張脩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

詞臣張鼐奏陳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十事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二十五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餉言 皇祖 先帝前後特發帑銀內六十萬乃賞也非餉也其一百萬既有缺餉充餉之 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用部臣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當兩酌焉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請保全 李選侍書曰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 先帝之於 鄭

貴妃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氷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
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
淑德原有宿憾而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看 先
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有
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臣子乎受 先帝
多少宏恩而 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閣
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
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合笑九原而我 皇[illegible]
萬載矣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
因奏言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三臣
皆可遼用請 勑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度能得
將士共滅賊否能滅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如廷
弼自陳力竭則請令待罪闕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
蓋廷弼掛衆議者三以嫚罵爲氣鼂將帥不爲用不
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
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驛騷叛者
姪刼不能成功三至於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
不識輔臣留之何故

叅失機諸臣功罪狀

刑科叅失機諸臣功罪狀叅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逭而嘵嘵置辨曰未嘗私李如柏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柏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輙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託之傳自於鎬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於如柏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與緩其師而如柏偵知令人於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柏佯與松洒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柏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葢

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遠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柏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賊是松之死實鎬與

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錄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　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衂伏辜耶即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　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而李維翰之於撫順紅旗催戰總兵張承胤願叩門一見面議不得倉卒赴戰陷戰以死誠可痛惜如李維翰周永春豈難免首事同事之條但鎬不可以之卸已罪耳如栢雖先雉經尚當賜斬鎬等若容兎脫是謂無刑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奏安　選侍言　選侍既移宮之後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　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

從寬政。上傳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幼冲時，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歐，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之痛。前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養李氏於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誼譁，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俱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誅連，法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上復諭曰，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挾，咸使聞之，方從哲等，又具揭奏曰，臣等以事關宮闈，

不宜輕洩於外故未敢發抄茲復蒙 皇上諭責不勝悚懼除奉 旨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矣 上又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傳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所

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知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跟蹌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

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牌也即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所笑誠有如所歎者弟言斬賊擒王之事於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於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創小入小創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遼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惟有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着

熊廷弼繳還上方

遼東經畧熊廷弼繳還上方席槀待罪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揭明閱視揭曰經畧所云轉危爲安者弟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今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五方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今遼瀋幸存急作吹觀或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遼瀋既失而

後議經畧之功罪亦太晚矣經畧紛紛疏揭耿耿不平之甚此但不欲放倒英雄架子耳如果吞胡之畧可期報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功何不具疏力請曰臣不敢負國重恩今布置經營大有成績願留一年以恢復疆土再不效治臣之罪則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爲推轂此大英雄之所爲也何計不出此而徒狂呼怒號爲事乎職初至遼陽經畧賦詩相迓逾日職亦以詩贈之中二語云羣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令公勲業相期實出衷念今以議論相差大非初人且職已出省理非慷慨論列之日也故不具疏而謹揭

上有旨經畧熊廷弼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員缺命該部會推

十月甲辰朔刑科魏應嘉會議奏曰熊廷弼之經畧遼東也雖支撑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據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任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

五日戊申經畧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

張修德科臣魏應嘉復交章駁之於是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袁應泰經畧遼東

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

十一日甲寅敗酋於灰山

楊漣奏勘事勿遣言官

科臣楊漣奏勘事勿遣言官謂　祖宗設立科道許風聞糾劾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使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眞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逼處撫順地方舊經畧意氣已頹新經畧經營未定若特遣科道三臣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駕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臣謂熊廷弼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宜督催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了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　成命力請收回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另遣謂兩造具陳必取裁於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朝廷之心大不便也

御史鄭宗周奏上亟籌兵食疏謂舉朝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以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以兵言之一方有事調遣張惶豈謂有制臣以爲圖救時長策莫若申明　祖制京營兵　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今止十二萬也邊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冊之洪謨一洗近

徵請輔臣葉向高

考選科道

目之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有一餉之兵矣未帶論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策速令自裁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灌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吏部揆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太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綦重

聖諭孫如游入閣

尚書孫如游以一人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勲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其該司宜着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賈繼春等糾駁孫如游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合辭糾駁禮部尚書孫如游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當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若孫如游何如人哉龍鍾有年熟軟無骨即曰大典勤渠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皇上覃恩頒賚業已不薄何至以三公爲充賞之具九重結獨契之知若輔臣者既從諛先帝之中旨屢屢而託之持簡又播弄皇上之威福默默而忽以傳宣自此而墨勑糾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收回成命庶政本清而登庸之典重矣

歲鸞宮災

戶科張國祥奏言僻佞不可不預防相業不可不更新將畧不可不早定

二十四日丁卯歲鸞宮災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歲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歲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傳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

交章劾崔文昇

編修錢謙益復官

南臺御史傳宗臯奏論崔文昇用藥之誤言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微奧竅之中別有爪牙蟠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可拷而問也

御史馬逢皐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正典刑

十一月庚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云日來見馮道長張道長魏掌科疏意急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遼會勘之旨必朝聞命而夕就道矣及昨見兵科公疏又要收回成命而爲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問罪之意何察其留行大旨謂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眞臣必不服而其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今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一人有一人口辭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增損一字也誠如是而逼眞敢不服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頹經營久定即挾衆恃强逼處撫順而瀋奉諸將自能應禦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謂職之功罪小而封疆之關係大則又溺其旨矣使

功罪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勘正惟關係封疆勘而是戰守有所持循勘而非當事亟圖改正勘而功則寬臣以安衆勘而罪處臣以懲衆如分功罪封疆爲兩是欲勘臣於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顯績彰彰然在地方無可勘者故三公不敢來然而來固無妨也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即說謊欺君誣善害賢有此四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向兩衙門問妄言之罪何縮縮於來勘之一行哉謹揭此爲三公勸駕禮部李如珪奏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上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遺几言猶在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蹈不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隱諷微詞尤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熒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熊廷弼交代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臣蒙 恩允放回籍聽勘臣

即可以交代行矣但臺省諸臣叅臣以破壞遼遺他人臣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於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自棄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甕鰲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據餉司揭報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本色米豆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靡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者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鑵釘橛牌楯等項皆以數千萬計詳具冊中而臣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

器械也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鬬氣所得來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職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趙充國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時之同不爲 皇上明言之年來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賊以氷雪稍緩輒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矜人觀場有何眞見

忠世揚叅孫如游薦高攀龍

至如用杜松用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閣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凶地若重增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捨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艴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畧與封彊并國家慮者也

給事中惠世揚遇災奏陳上下交修之實謂爵賞當裁黨禁當開冗官當議武備當修民窮當念因叅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寀陸大受等

朱童蒙遼東會勘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奏糾閱科疏曰熊廷弼罪狀昭昭臣無庸再贅獨恨陰奸閱臣姚宗文人言其生平詐僞益世神奸臣皆不問只就閱視而言巧借閱視急徼補科之命而膽落於出關倉忙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又借閱視捷取清卿之轉而計精於鑽穴俯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壟以夷攻夷之策有何擘畫盡得虎憨之要領否金白之裔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擲虜穴反開其凌侮如此籌畫果有合於欲取固與挍桃引瓊之妙否此猶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劉國縉主用遼人事事決裂遼廣之恨不啻入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推敲豈非背公私黨自暴賣國之隱衷耶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乃諸弁或功或罪或勇或懦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無完膚矣觀望徬徨懼將自及始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鈍而謂叨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謂前此在閱誰禁之而不言耶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主意及見計臣駁查始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欵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閱戶曹乃代爲

之任有如戶曹不結宗文將終不報乎前日之閱閱遼事也而閱廷弼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勘宗文已寓於內假令宗文前日之閱黜陟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復煩今日之勘既有今日之勘又何取前日之閱罔上行私宿奸養亂宗文可勝誅耶乞立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之戒

科臣毛士龍臺臣方震孺王允成皆疏奏姚宗文諸罪狀

趙時用奏事

給事中趙時用奏言時事謂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鬬者勘遼之事是也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有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有至重至大而當執其敬者郊廟之禮是也有至鄙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

黃克纘擬獄

尚書黃克纘擬獄奏曰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捨得珠結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

輕恕則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益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　先帝欲冊封　選侍爲貴妃其匣中之物安知無出於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羅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一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於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遞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營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必賫奏黃克纘又上言曰臣於問擬王永福一招欲邀　恩於　皇上者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而迹有涉於忘父之過者必委曲週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昨朕傳諭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請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謂宇內蕭然景象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而其虛實豐凶然不盡陽侯之波祝融之燄也或

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疏耳臣請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糧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形驅勢迫郎絲林之豪何以加焉然此小者耳稍上而爲長吏則有罰穀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猶小者耳又上而爲方面歲節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珍奇始足以下黜薦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皆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而安得不日削日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衒貪夫之魄者朝廷三尺是頓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糾治極於爲民夫携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又況乎網漏於吞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嚼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賞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最可歎者撫按之

白簡賦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毫髮乎銓部劣轉一番倉廩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眞實剜民之肉吸民之髓者則漠然不問撫按之糾彈其疎於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於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

十二月甲辰朔給事中尹同皐奏言官聯空久任以責成効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奏愼微決壅謂中官易於親信大臣不宜與中官爲一又謂今日最不可與之大賞莫如王昇支吾敗露情迹顯然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眞倘爲他人竊冒則 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矣今日最不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鎬李如楨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永春輩又安望議逮議褫耶又薦南冏臣于士廉清品眞才留心經濟

楊漣述移宮始末

十二日乙卯都給事中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移宮一節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不言之過矣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間亦與　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此時　主君爲重宜急於請見而守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景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爾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　選侍託以　皇上者臣思前日攙入

推出景象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
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託皇
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
必深知之雖强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
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
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
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復
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
抗不奉 旨臣是以有 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
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
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
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
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容有調停
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犬抵
主上冲齡方其 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
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 宸居已定既盡臣子
防危之患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
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不
知何來蜚語有揑倡 選侍徒選跣蹌欲自裁處并
揑稱 皇八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

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慨收爲一時感歎之資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時日宏然　九廟神靈鑒此血誠若夫緝拿罪璫等此亦清蠹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於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　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惜　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主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蹟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於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　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之愚願　皇上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　諭安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所共喜者併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眞極切覽奏甚慊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公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佑、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助勦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於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及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監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

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早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於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選侍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在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誤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于親疏自有分別朕每暗忖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

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
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去重處此朕
苦衷日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
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
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
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
前錄選侍之殿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爲 聖
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
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父母之讐不

王業浩以四言進

共戴天朕不加選侍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
養選侍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
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於李黨責
備朕躬不顧大義執其小節朕欲出嚴旨切責依庇
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
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
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戾
御史王業浩上疏奏請安選侍而止以四字進一曰
內安 皇上之心二曰上成 先帝之德三曰克彰
母后之懿四曰永除外庭之爭 皇上邇來恤周

選侍者極爲優厚而舉朝尚有煩言乃皇上之心亦甚有不安者皇上之心安而安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矣伏願皇上靜思者一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如所諭派與照管并歐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伏願皇上慎重者二天作聖母蔫生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兇在選侍即處有餘辜在聖母則生豈妬寵伏願皇上勘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外廷臣工比肩共事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皇上且分目之曰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讐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伏願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留中

都給事魏應嘉奏言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燒燬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打綱如此該部應速行看議上曰南軍原無賞例聞訛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各衙門嚴查首惡并該管各官分別處奏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聖旨勉從所請

二十五日戊辰御史方震孺奏惜人才疏曰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然太平氣象係人才進退之關論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夫賢奸不擇地而生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論也各有心知各有識路父兄不能同之子弟惟其才而用之而其親戚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遊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未路全差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前段後段可勿問也如是而後稱公乃若程品每見有一好舉動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聲一爲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鞍其後日復一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於此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於清流亦有生平之好脩無慚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即如數千年以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面貌不殊精神自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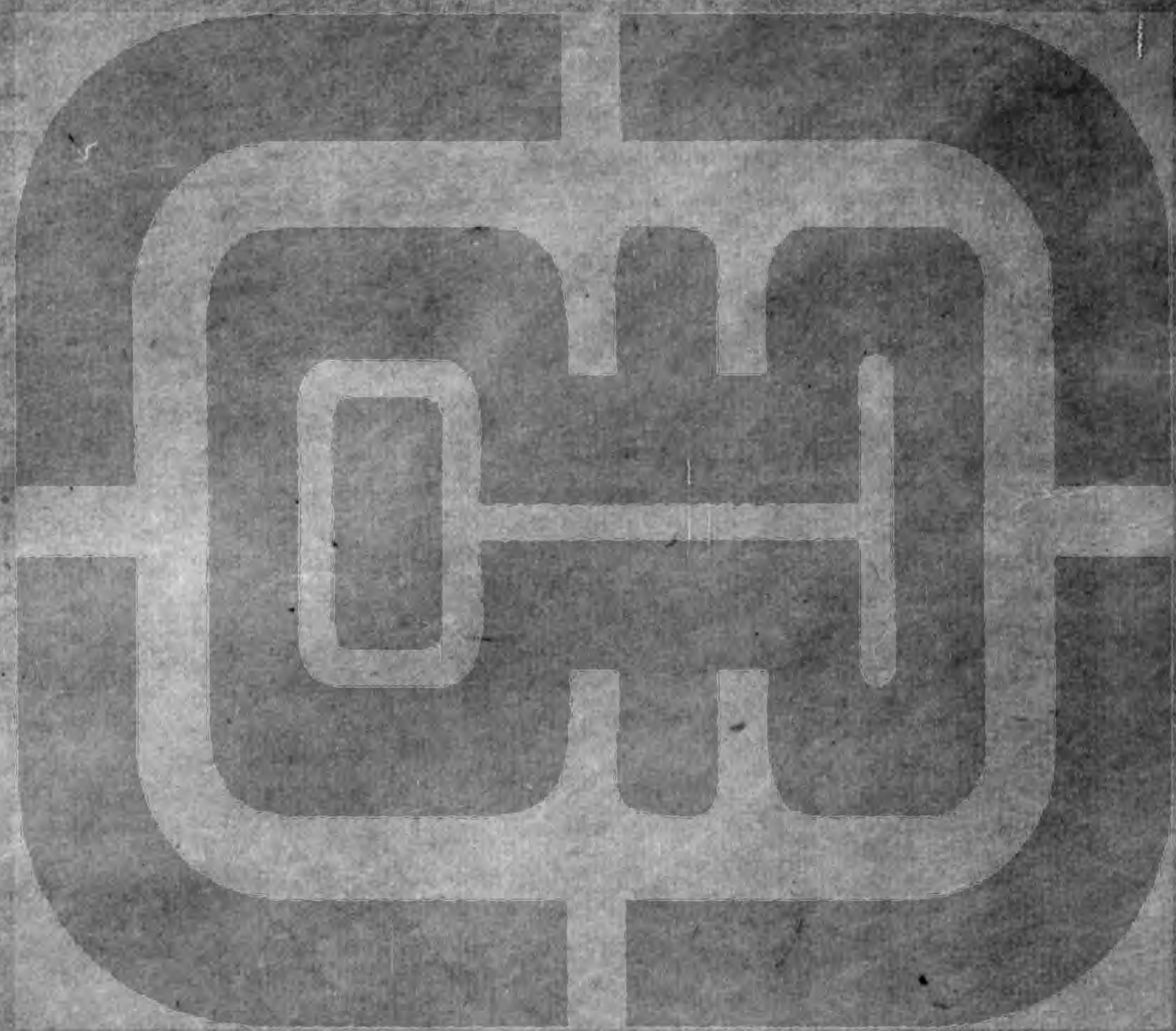
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差乃至盡寬其行檢以類而推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而若用人士有雅負清儁而難言經濟亦有共推蹇謇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縉而不爲贊畫至令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膽豈敗裂遂至於是乎大底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矣以類而推用人者必如是而後當徼臣有感於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列列轟轟者不肯投俗而時事過當者有以激發其不平而議論於是乎始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賞羽翼既成排擯甚密雄鷙者冲鋒深密者遣將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甚又倍於前於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眞可爲三嘆也夫人臣事主自己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即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第患我軀幹不厚氣力不前不患人之隘塞也深思救時急着有未勘之

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參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北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今之宰相冢卿能無意乎

二十七日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平生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塞剽世骯髒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忠直之諭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此極矣今日捧覆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齋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塡溝壑特此二字以報 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冥目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評謂何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蚊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 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

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効於 皇上者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溝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二十八日辛未 上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臣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孫如游爲朕首簡實嘉清愼特用眷酬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脩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於尚書周嘉謨黃克纘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尚無失平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兩朝覃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藐朕沖幼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纘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

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示傳各官務各滌慮以圖清白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二終